

伙
伙
司
令

蘇

堃著

伙伕司令

—

親愛的朋友，

我想告訴你們：

一樣極其平凡的事情，

一個極其平凡的人。

也許你們不高興：

『平凡的事情，

平凡的人，

這有什麼好聽？

請告訴我們偉大的故事吧，

這故事聽起來才有勁。」

親愛的朋友們，

我不懂得：

平凡與偉大，

應該怎樣劃分？

我祇知道，

這樣的故事很普遍，

這樣的人，成千成萬數不清。

這故事出在人民解放軍，

這人的名字不大有人知道，

可是——

「伙伙司令」

却響遍了全野戰軍。

二

應保福

四十開外的年紀，

紫膛色的臉。

臉上有些縐紋；

他有一般農民的樸實，

身子結結棍棍；

混身充滿了無產階級的氣息，

一本正經，又是那樣和藹可親；

一見面，

不由得叫人對他欽敬。

家住浙江永康縣，

破屋有兩間，

田地無一隴；

靠給地主種田過活，

家庭是僱農成份。

生活不夠，

到上海做工，

當鐵匠

練就了混身的勁；

出死力，養不活全家的性命！

他感覺鐵匠苦，

不如當兵好，

在軍閥隊伍裏，

混過了半生。

可是，在舊社會裏，

窮的太窮富的太富。

應保福從沒見

那一個窮人會翻身！

十年河西轉河東，

仍然是

兩手空空。

「咳！命裏注定了——窮！」

——這是他最精彩的結論。

三

抗戰爆發了，

日本鬼子打進了中國的大門。

蔣介石往後退，

鬼子向前進，

燒！殺！姦淫！……

老百姓四處逃生。

應保福失業了，

他痛恨日本鬼子，

從繁華的都市，

流浪到鄉村。

「一切都完了，

這算什麼世道？

活了幾十年，

兵荒馬亂從沒停過……」

道理想不通，

只怪世道壞是缺少了「良心」。

人民的心並沒死，

抗日的烽火到處燃燒，

——燒得滿天紅。

爲了生存，

四明山的兒女樹起了游擊隊，

在共產黨領導下，

神出鬼沒打鬼子，

保住了這一帶可愛的家鄉。

從前在一起做工的伙伴，

碰見了應保福：

「……怎麼你一個人？」

「你到那裏去謀生？」

「東流西蕩不一定。」

「當兵吧，這裏好……」

「什麼兵？」——他用疑問的眼睛望着老朋友那雙愉快的眼睛。」

「打鬼子的，新四軍。」

應保福一聽滿高興，

他沒有多大的想就滿口答應：

「打鬼子？我幹，

請給我報個名。」

四

應保福參軍了，
因為他年紀大，

被派到伙房裏當「伙頭軍」；

行軍挑担子，

一條扁担兩根繩。

江南的敵人是殘酷的，

沒有一天不打仗，

沒有一夜不行軍；

在山窩裏爬溝越嶺，

羊腸道高窪不平。

不管春夏秋冬，

陰雨颱風，

在戰鬥裏過日子，

應保福明白了許多事情：

「哦！原來這裏的人都有良心。」

在共產黨的隊伍裏：

人和人是那樣親；

老應人和氣，
誰跟他都合得來，
照他的說法；

「革命同志勝過親弟兄。

不管怎樣苦，
越苦越有精神。

指導員談話：

「應保福同志工作可吃得消？」
「行。」

「你的工作挺不錯啊。」

「差遠呢，比起黨員來；

指導員，我想參加黨，

你看夠不夠？我能不能？」

「努力吧老應，

回頭支部裏討論討論。」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
應保福入了黨，

高興得眼裏流出了淚，
他感覺混身都光榮！

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

那一天行軍，

他足足挑有一百斤。

「×同志，你有病，

你的被包給我挑，

×同志，你的乾糧放在我担上，

.....」

挑子越挑越重，

但是他越挑越起勁。

從浙東，到山東，

挑子又轉回頭，

解放江南到今天，
扁担還是那原來的一根。

老應說：

「挑到台灣去，再換扁担繩。」

五

應保福工作最頂真，
淘米、燒飯、攪糧、領草……
樣樣都細心。

無論駐軍，打仗，
伙食從沒耽誤過，
把飯送到戰壕裏，
戰士們多開心呀。
戰士喜愛應保福，
給他起個外號——

叫『伙伙司令』。

打仗吃飯不發愁，

因為有『伙伙司令』保證，

舉幾個例子吧：

豫東戰役時，

第一線打得正吃緊，

大炮轟隆！轟隆響，

在柴砦的上空，

有四架敵機輪番掃射，

防空洞裏的新同志，

心裏撲通！撲通！

沒人買賬，

飛機無趣地飛走了，

莊西頭進來了老李跟『伙伙司令』。

頭邊一付挑，
後邊兩個桶；

到莊裏，

喊人吃飯沒人應。

「都到那兒去啦？」

應保福找到了防空洞；

看見新同志

頭不抬，身不動，

撅着屁股只發楞，

「伙伙司令」笑着說：

「出來吃飯啦，怕個熊？」

新同志擺擺手：

「不用，不用。」

「伙伙司令」想了想，

出來一碗一碗的盛好，

又一碗一碗的往裏送。

新同志有點臉紅，

心裏難爲情：

「解放軍的伙伕都不怕死，

難道說我們不是人？」

有些人被「伙伕」感動了：

「出來吃飯，同志們，

在洞裏有點悶呢。」

一羣人走出來到樹底下，

一邊吃着飯，

一邊望着天空。

一面也望着老應，

大家就開始放心。

朱小莊戰鬥，情況很緊，

第二天就要投入戰鬥，

行軍到宿營地，天已黃昏。

莊裏住好幾部份，

先到的都把鍋借去了，

戰士們吃粥糧將就了一頓，

可是沒鍋做飯怎麼辦呢？

連隊裏仍像以前那樣自信：

「不愁沒飯吃，

我們有伙伕司令」。

炊事員急的拍屁股，

「司務長怎麼辦呀？

活活急死人了！」

「伙伕司令」不慌不忙：

「我自有辦法，你們睏。」

炊事員都睡了，

應保福心裏拿點子，

忽然——

「有了。起來，老李跟我走。」

輕輕的拍醒了

常跟他送飯的那個人。

老李拔上鞋，吸袋烟，

拿起扁担繩，

出莊往北，

一股溜溜的風，

吹得老李打了個寒噤！

這時已是滿天星。

走了大路走小路，

越走越糟，

小路沒有走田埂。

老李稀里糊塗的